

# 西廂記故事新編



# 前記

西廂的故事，渲染者頗不乏人，像宋趙德麟取其事作商調蝶戀花十闋，金則有董解元之絃索西廂元，則有王實甫之西廂記，關漢卿之續西廂記，直到明季，還有李日華等之南西廂記，其中尤以王實甫的傳奇為最出色，有幾處描摹得很有趣。

除了以外，還有清人的白話西廂，而行文造句，肆意之處過多，把一個很好的艷傳的故事，成了淫奔的記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如果我們要讀王實甫的西廂記，假使沒有國學的根底，恐怕未必看得懂，如果讀白話西廂，那未免煞風景，爲了上述的原因，才覺得有把西廂的故事，重寫一遍的需要。

寫西廂的故事，也和旁的人寫歷史小說一樣，在舊的酒袋裏，預備裝下一點新酒，在可以把不必要的陳調避免的地方，儘可能地給它避免。

在故事構成的時候，也運用了我的見解，我以為如果鶯鶯會私奔，那末在花園中約會的時候，就不會拒絕；既然拒絕了，那末私奔之事，便為不可能的了。其次，古人重義的人多，像崔夫人的反悔，也是不近人理的，因為既然要反悔，便不會把張生留進院去，以致造成淫奔的後患，這些地方，也是很矛盾的。就鶯鶯的方面來講，既然和張生發生了肉體關係，那末其後的另行嫁人，也覺得在古人禮教看得很重的時候，也是很難有這樣的人的；這種地方，也是不合實情的。

本書敘述自張生到蒲城起，至離開蒲關為止，以後的情形，就略去不寫了，據傳說後來張生考試未被錄取，因此不敢到崔府去，崔氏因等候張生不來，就把鶯鶯另行擇配了；這情形在小說上的價值講起來，是等於零，所以我就略去不寫了。

裏。  
為使讀者易於明瞭故事的本身起見，我把唐人的會真記也附錄在本書

蒼厂 廿八年十月五日。

## 西廂記故事新編

張生想起了幼年同學杜確，現在駐兵蒲關，趁着便路就打算去看他。他獨自一人，覺得很無聊，便問店小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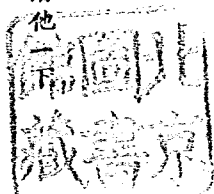
「你們這裏有沒有什麼名勝古蹟？」

「有的，離此不遠有一所古刹，名普救寺，乃是武則天娘娘勅建的，十分宏偉，凡是過路客人，沒有一個不到那邊去瞻仰一番的。」

張生便問明了路程，獨自走向普救寺來，不多一會，便走到普救寺，建築得十分宏麗，門前風景也很清雅，寺口有一個小池，池水清澈，把一所寺院，倒映在水中，畫成一幅古樸的畫圖。

寺門關着，張生走上前去，便去敲門，不久裏面便有一個年輕的和尚開出山門，問張生道：

「你是哪一位？」



法名。『我名叫張珙，路過這裏，聽得寶刹清雅，特來瞻仰瞻仰。』說罷便問和尚

那和尚道：

『我師父叫法本，我叫法聰。既然先生光臨，弟子當得奉陪。』敬過了茶，便領了張生到各處游玩。

那寺刹果然造得十分莊麗，院落眾多，和普通小寺院端的不同。走到一處院門開着，張生正想跨步進去，法聰忙止住道：

『先生裏邊不便進去。』

『爲什麼去不得？』

『先生有所不知，裏邊乃是崔相國的家眷寓着。』

張生有點費解，便問道：

『崔相國的家眷，爲什麼住在此地？』

『我的師父原是崔相國的剃度，那崔相國在日，便在院西造了一個別院，預備告老回來，享些清福，哪知院才得造成，相國已經去世，現在夫人帶了小姐

公子，扶柩回鄉，因路途不靖，中途耽擱在這裏。」

「唔，有這般的事麼？」

心想回身，突然吹來一陣脂粉氣，把張生呆住了，抬頭望時，只見裏面立着一個妙齡女郎，穿了滿身素服，旁邊陪着一個丫環，面貌也生得很俊秀，眼睛就不禁儘向着裏邊望着，弄得法聰爲難了起來，就把張生拉開說道：

「裏面有人來了，我們走吧。」

張生這才不便再看下去，跟着法聰離了開來，耳邊還聽得裏面說道：

「紅娘，你來呀。」

聲音清脆，盪人心肺，張生十分不願離開這院落，只是被法聰押着，不得不把脚步慢慢地移着。

回到客室，張生私問法聰道：

「剛才可是崔小姐？」

「是的，你問他幹麼？」

「她們可有一個叫紅娘的丫環麼？」張生剛才聽得裏面這樣叫着，就用

此來問法聰。

『是的，先生是怎樣知道的？』法聰倒覺得很不懂起來。

『師父你是不知道，我父親原來也在京中做官，就住在她們對過，所以我覺得一提起崔相國，就覺得很熟悉。』張生把法聰搪塞過去。

『原來是這樣的。』

張生覺得崔小姐實在生得不錯，心想假使成了夫婦，豈不是一樁很美滿的姻緣？但現在是無法和她們接近，倒是困難的事。想了一會，張生就問法聰道：『師父你們這裏可有空的房子，借我一間讀讀書。因為住在鬧市，不使用功，將來上京赴考，大有障礙。』

『房子是有的，不過須需問過師父，才能作主。』

『那末請你轉稟令師，我明天來聽回音。』

『好的，等我稟過師父，再行奉告。』

『全仗師父幫助！』

『不敢不敢。』

臨行的時候，張生再三煩託法聰，叫他在師父面前，務必要設法幫忙；法聰一口答應。張生這才離開了普救寺，回到旅店。

這一夜他不會好好地入眠，直到了五更鷄鳴，這才昏昏倦去。

待到醒來，已是日高三丈，他落了床，急急地梳洗過了，連早餐也不用，就趕到普救寺來，到了寺門，門正開着，他就還自跑到裏面，剛巧寺裏早課完畢，法聰笑着迎接道：

「張先生你好早。」

「昨天託你的事，怎麼樣了？」

「我已同師父說過，他大約有八九分答應的意思；只不過他說必須見過先生的面，才能決定。」

「那末你領我進去見一見他好麼？」

「好的，你坐一坐，等我去通報他一聲。」

「如此有勞台駕。」

法聰說聲「不敢」，就往裏面跑，隔不多時，他急急地出來回覆道：



「師父請你進去。」

張生就跟了法聰穿過了幾個院落，直走到方丈室，裏面坐着一位鬚髮斑白的僧人，見了張生，就立起身來迎接：

「昨日先生光臨，有失招待，不勝抱歉，請先生原諒。」

「哪裏。今日得見法相，實屬萬幸。」

法本問過張生的姓名籍貫，獻過了茶。就對張生說道：

「先生昨日對法聰的話，我已聆悉了；只不過敝院地方卑劣，不足以屈先生。」

「說哪兒的話？如蒙方丈答應，小生就感激不盡。」

你担代。先生如果不怕委屈，那末就請到敝院裏來吧；行李等物，我差人前去替

「承蒙慨允，足感盛情。」

當下張生謝過了法本，兩人就談得很投機，張生要在那邊廂下榻，法本也就應承了。

正在這樣說時，外面有一個女子的影子，在門前一晃，要想進來，却又不敢進來的樣子。法本見了，就高聲喊道：

「紅娘姐，這裏沒有別人，你請進來吧。」

紅娘見法本叫她，就進來問道：

「夫人差我來問，幾時可給老相公做法事？」

法本思索了一會，就對張生說：

「先生請坐，我同這位大姐到佛殿上去走一遭。」

張生因捨不得紅娘，隨即要求道：

「讓我也到佛殿上去見識見識可好？」

法本回答說：

「先生願意，一道去也是好的。」

一路上張生偷看紅娘，暗暗地贊好，心想同她搭訕幾句，可是又不敢冒昧，只得自己一人在思想。

到了佛殿上，法本看了一會，對紅娘說：

日子，「請你轉稟夫人小姐，說齋供已經預備好了，趁十五日是個菩薩受供的

「那末準定是十五日了。」紅娘追問了一句。

「是的，準十五日。」

紅娘得了回音，就得身進內去了。

張生想道，到了那日，小姐一定是要來的，那末是怎樣好呢？想了一會，就央求法本說：

「師父，我父母亡去已有多日，每想追薦，苦無得道高僧，今見寶刹大師父法旨宏深，可否也讓我出一點錢，搭一分齋？」

法本回答道：

「這是先生孝心，老衲當得成全。」

張生得了法本的應承，就滿心的高興，就私下問法本道：

「打齋那天，你看小姐會得來麼？」

「這是她父親的事，當然是要來的。」

張生心想到了那天，藉着打齋的機位，可以看一看她的面貌，這一分齋錢也算出得不冤枉了。就向法本告辭：

「師父，我還有別的事，去去就來。」

「先生請便。」

張生出了佛殿，見紅娘還未去遠，就急追了過去，走到她的面前，大着胆子作了一個揖，嘴裏吶吶地說道：

「紅娘，請了。」

紅娘倒愕了一愕，紅着臉道：

「請問先生問我怎的？」

「小生有一句話要動問大姐。」

「先生但說不妨。」

張生却不知所措，就把自己的履歷背了起來：

「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是西洛人氏，年才廿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降生，並不曾娶過……」

說得紅娘笑了起來，就攔斷他的話：

「啐，我又不問你，你對我說它怎的？」

說罷又冷笑了一聲，回身便走。張生忙又央求道：

「紅娘，你且慢走！我問你，你家小姐可是常常出閨房來散步麼？」

紅娘聽了這樣冒昧的說話，就變了臉：

「看你也是個知書識禮的人，怎麼問出這樣失禮的話來呢？這話倘使被

我老夫人聽得了，關係非小，她也豈肯和你干休。」

說畢就迅速地進去了，張生悵地望不見了她的影子，這才慢步走出普

救寺，回到旅店，把食宿等費付過了，叫人把行李送到普救寺來，便在西廂住下。

當夜鶯鶯在閨房內閒坐，紅娘想起了日間的事，不覺失笑起來了。

「紅娘，你有什麼好笑？」鶯鶯問。

「我日間碰到了一個人，很覺可笑。」

「怎麼一回事？」

「前天我們碰見的那個秀才，今天也在方丈室裏，我同方丈到了佛殿，他也跟到佛殿，見我出來，急急地跟了過來，說什麼「紅娘姐請了。」「小生姓張名琪，字君瑞，本是西洛人氏，年才廿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降生，並不曾娶過。」給我搶白了一番。」

鶯鶯緩緩地說道：

「你何必得罪人呢。」

「小姐這樣的傻子，不搶白幾句，還說誰去？」

「你告訴過夫人沒有？」

「我沒有告訴她。」

「這樣的事還是不要告訴夫人的好。」

就叫紅娘到花園中去排香案，兩人一同來到花園，燒起香來。

恰巧這時張生在日裏聽得法聰說過，小姐每夜在花園中燒香，就躡手躡足來到花園，躲在太湖石的後背，睜着眼睛望着，果然鶯鶯和紅娘就在這時來到花園，張生這時就疑心自己的眼花，要不是看錯了麼？但仔細觀看，這個確是

崔小姐帶了環紅娘。

鶯鶯的身段在月光下愈顯得娉婷了，這使張生暗地裏叫好。看她跪着祝告了一會，就憑着欄干在觀賞月景。

張生想道：『我且吟一首詩給她聽聽，看她是否動心。』這樣想好了就高聲朗吟起來：

『月色溶溶夜，

花陰寂寂春。

如何臨皓魄，

不見月中人？』

鶯鶯聽得有人吟詩，不覺出了一驚，就問紅娘道：

『哪個在牆角吟詩？』

『想來只有那二十三歲不曾娶妻傻子。』紅娘打趣着說。

『詩句倒很清新。』

『姑娘你平日很喜歡做詩，就和他一首試試看。』

鶯鶯略一思索，就曼聲吟道：

「蘭閣深寂寞，

無計度芳春；

料得高吟者，

應憐長嘆人。」

張生聽得這樣清脆的詩句在和他，驚喜如狂，心中亂想道：

「小姐非但貌美，而且這樣地多情，假使和我成了夫婦，該是多麼好呢？」

他正想轉出太湖石，走到小姐面前，自敝哀曲，突然「砰」地一聲，門關上

了，鶯鶯和紅娘已經進去了，他在月光下呆了好一會，覺得錯過這個機會，十分

可惜。把鶯鶯和他的兩句「料得高吟者，應憐長嘆人。」詩，翻覆吟了好幾遍，忽

然他拍手道：

「這是我向她求愛，事情還怕不成功麼？怎麼我不在她吟罷的時候，走到

她的面前，表示一番憐愛呢？」

他深悔錯過了，但是一方面却也很高興，因為小姐的心已經被他打動了，



事情的希望不是很有把握了麼？

這一夜他非常好睡，做了一個夢，看見鶯鶯小姐和他在花園裏談戀愛，而且他向她求婚，她已經答應下來，他快活得在夢中叫醒過來。

此後他也常常見到鶯鶯小姐，只不過沒有好好地看一面的機位，至於講話的機位，却不用說是沒有的了。

過了幾天，打齋的日期到了，寺中就非常熱鬧，幡幟飄颺，鐘鼓齊鳴，和尚都在大殿上齊集了，近處男男女女到寺裏來看熱鬧的人也不少，張生留心看時，只見鶯鶯到來，心下很覺失望，轉而想道：或者她在梳洗也未可知，不致不來的吧？

法本開照張生道：

『等會夫人問起你來，只說是我的親戚。』

『好的，我知道了。』

又等了一會，才聽得有人通報：「夫人來了，」法本忙去迎接，果然一位年約五十餘歲的頭髮斑白的年老夫人帶了鶯鶯紅娘來了，今天鶯鶯滿身素服，

愈顯得顏白如脂，像是嫦娥仙子，這回就被張生看了一個仔細，他愈覺她的可愛了。

法本見了夫人，忙即陪笑說道：

「老衲有個舍親，上京赴考，路過此地，因念父母故後，無可報答，央老衲搭一分齋，一時答應了他，深恐夫人見責……」

夫人回答道：

「追薦父母，是應該的，我也不能加以阻止的。他這人在這裏，不妨叫他來見我一面。」

張生聽得夫人這樣說時，就上前作了一

「小生拜見夫人。」

夫人略問了幾句，就不再管他；張生在旁只顧偷看鶯鶯的臉。

鶯鶯同她母親拈了香，跪拜了起來，旁着她母親坐下，只見這許多看客，都朝着她一個人看，害得她連頭也不敢抬了。偶然她把眼光向下面看時，瞥見前次在院中見過的那個青年也在這裏，想起紅娘的話，不禁仔細多看了他幾眼，

誰知張生也正釘着眼看她，這倒使她有點臉紅了。她低頭想道：

「看這人倒也生得俊秀，不知他前次對紅娘說的話，究竟是什麼用意？待再把視線移到張生身上，正和張生的視線接觸了，使得她臉愈加紅了。這時殿上宣過了疏文，便點上燒紙，紙灰隨風捲了起來。」

鶯鶯跟着她母親哭了一會，只見她的臉上沾了眼淚，又是另一種的美麗。張生正看得起勁，忽然聽得法本說道：

「夫人小姐請回，待到夜上放焰口時，再請出來吧。」

他就深怪法本多事，讓她在着多看一會，豈不是好，怎麼就這樣地要緊把她回話走了？

鶯鶯等走後，觀衆也都散了，出去。張生也就回到自己的房內，高興地想道：「今天總算被我看得暢快了，像這樣的法事，就做它一百日，也是好的。」

鶯鶯自從那天和張生相見後，覺得這年少英俊的青年，確有幾分可愛的地方，因想起自己年已成齡，還沒有心愛的人，心中未免快快，就時常獨自悲思，

紅娘見了問道：

『小姐這兩天爲什麼不快活？』

『我也不知道什麼不快活。』

紅娘打趣着道：

『恐怕是想那心頭上的人吧？』

鶯鶯白了紅娘一眼：

『放規矩點，被老夫人聽得不是玩的。』

紅娘這才不敢再說下去了；鶯鶯也因這兩天慵懶極了，就鋪了被頭，白天假寐了起來。

她獨自走到花園內去，徘徊了一會，就見張生迎面來了，她待要迴避，却已來不及了，張生已向她作起揖來：

『小姐請了。』

她也只得回了一個萬福：

『先生請了。』

謝。

「前次小生在園中吟詠，蒙小姐不棄，和以玉音，心感不盡，今天特地面

說得鶯鶯面紅了起來。羞澀地說道：

「偶然隨興，和了先生一首歪詩，不致見笑大方，已屬幸運。」

「小姐高材，小生不勝佩服。」

「哪里，如先生不吝賜教，還望多多指導。」

談了一會，張生向鶯鶯說道：

「小生有一言奉告，不知小姐肯俯允麼？」

鶯鶯遲疑了一會，才說道：

「不知先生所說何事？」

張生猶豫了半晌，才喃喃地說道：

「小姐美貌，小生實不勝豔羨，意欲向小姐求婚，不知小姐肯允許我麼？」

鶯鶯想要不予回答，却又不忍錯過這個機會，待要答應了他，却又恐被他

看輕，就推却說道：

『這是要問過我母親，才能作主。』

『此是婚姻大事，須得小姐作主才是。』

鶯鶯不答，只報以一笑。張生見鶯鶯默許了，隨即伸開了雙手，把她抱在懷中，鶯鶯掙扎不脫，發了急：

『先生不得無禮！』

『小姐不要錯想，將來我倆總是夫婦，何必拒人過甚。』

鶯鶯板起臉孔說道：

『你再不放，我要叫起來了。』

張生在她臉上亂吻了一陣，隨即說道：

『你就叫吧，誰人管得夫婦的事？』

鶯鶯刮着張生的臉說道：

『好不要臉的東西！』

隨即高聲喊道：

『紅娘紅娘！』

紅娘在旁弄着針黹，應聲說道：

「小姐叫我什麼？」

鶯鶯一看自己身在床上，想起剛在的情形，就不覺臉紅了起來，就掩飾道：

「沒有什麼，我當你不在此，所以叫你的。」

「你不要瞞我，」紅娘懷疑着說，「你做了一個什麼夢，值得這樣大聲叫

喊？」

鶯鶯被她說得語塞了，就裝出一副嚴厲的面孔：

「你管我什麼夢不夢？」

「是不是意中人來了？」紅娘嘻着臉說：「還是路中碰着強暴？」

「去你給我去倒面水來，旁的沒有你的事！」

「當然沒有我的事。」

鶯鶯想起夢中的境遇，倒是生平第一次的遭逢，這一種新奇的刺激，她並不為異，却反而覺得很使她感覺到一種輕微的麻醉。

她呆呆地想着，紅娘已兜了面水來了。

「小姐，面水在這裏了，胭脂可要麼？」

「當然是要的，這些事還須問得？」

「我看你的臉孔，紅得比胭脂差不多了，所以問你一聲。」

「又要多嘴！」

「好，我不多嘴；不過在老夫人面前，我還要多嘴的，說是小姐這兩天情形大不對了，連做起夢來都在想男人。」

「你現在真太放肆了，說起話來，就嚼舌頭一般。」

鶯鶯要想去打紅娘，不等拳頭提起，紅娘早已避去了，追出房門，紅娘的影蹤已經不見了，回到房內，就呆呆地想着夢中的情狀。

自從那次打齋以後，大家就傳了出去，說是普救寺裏有着這樣天仙般的美人，真是奇事。這消息就傳入賊人耳中，那賊首孫飛虎就帶了五千人馬，把個普救寺圍圍住，指明要叫寺中把那回做法事的美人獻出來，否則便殺進寺門來了。



法本一面叫小和尚等看好山門，一面忙去報告相國夫人：

『夫人不好了，外面有大批賊衆，來搶小姐了！』

嚇得夫人半晌說不出話，停了一會，才叫丫環去叫小姐出來，鶯鶯聽了這一個消息，便倒在夫人懷內，放聲哭了起來。

夫人揩着眼淚說道：

『我已年老，死不足惜，只是我兒這般年青，橫遭摧殘，誠屬傷心！』

鶯鶯哭了一會，仰起頭來說道：

『依孩兒思想，還是把孩兒送了出去，免得一寺受災。』

夫人聽了這話，捶胸痛哭了起來：

『我家清白之人，怎能讓賊人沾污！』

『母親事已至此，還是捨了孩兒吧；不捨孩兒，使全寺遭殃，愈加不堪設想

了。

鶯鶯說着，早已哭不成聲了。

夫人啼淚勸道：

「那倒不使人笑話？我又怎肯捨你。」

鶯鶯停止了哭聲：

「那末我倒不如自縊了，把我的屍體去交給賊人，諒必對於你們，可保無事了。」

夫人聽了這話，忙把鶯鶯抱住：

「我怎能看你死，要死大家一同死了便罷！」

說罷，母女倆就抱着哭做一堆，紅娘在旁也陪着下淚，使得法本看了好不難過，就勸道：

「夫人小姐且不要哭了，我們同到佛殿上，召集全體僧衆，大家想個辦法，或許有解圍之計，也未可知。」

夫人聽說點了點頭：

「長老說得不錯，女兒且同我到佛殿上去。」

到了佛殿，全體寺僧，同就擱在寺內的人，都已齊集，大家就在探聽下文。這時張生也得了警報，就眼巴巴地望着鶯鶯等這一行人，好不煩惱。

夫人來到佛殿，權時出了一個主意，對鶯鶯說道：

「我本捨不得你，事到如今，我也沒有辦法，與其失身於賊，還不如嫁給能解這圍的人，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鶯鶯默然，夫人隨即高聲對法本說道：

「有人能夠退却賊兵，不問僧俗，把我女許配爲妻，就請長老把這話告訴衆人。」

法本走到兩廂衆人站立的地方，就把夫人的意思，說了一遍，張生聽說，就上前自告奮勇，得意地說：

「我有退兵之計，爲什麼不早點來問我？」

「如此甚好。」

法本隨領了張生，來見夫人，鶯鶯見退兵之人，就是這個青年，不覺心下轉悲爲喜。

到了夫人跟前，法本對夫人說道：

「這位張秀才，就是十五日附齋的舍親，他說有退兵之計。」

夫人不覺露出驚喜之色，急急問道：

「先生有何妙計？」

「俗語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夫人如若賞罰分明，其計必成。」

「方才已與長老說過，有人能夠退得賊兵，把我女許配爲妻。」

張生聽了，對鶯鶯看了一眼，鶯鶯只是低垂着臉，默然無言，他就很高興。

說道：

「既然如此，小生倒有一計；不過先須相煩長老……」

張生的話還未說完，就嚇得法本忙即推辭道：

「老衲不懂刀槍，請先生另換別個。」

張生笑着繼續說道：

「不是叫你去廝殺，只不過託你去對賊兵說：『奉夫人鈞命，小姐孝服在身，不便成禮，將軍如有求婚之意，且將人馬退後一里，待小姐三日功德圓滿，拜別相國靈柩，改穿禮服，然後送與將軍成親。』你就這樣去說。」

法本懷疑道：

「那末三天之後，便怎樣呢？」

「三天之後，就不妨了。現在鎮守蒲關的白馬將軍杜碑，就是我的好友，只要送信到他那邊，他必引兵前來相救。」

法本聽了大喜，便對夫人說：

「白馬將軍肯來，就是一百個孫飛虎也不去懼他了。夫人且請放心，我和賊兵說去。」

「多謝長老費心！」一面對張生說，「如此感謝先生非淺。」隨即吩咐紅娘：「你且扶着小姐回房去吧。」

鶯鶯這時才覺得放心，走到半路，輕輕地對紅娘說道：

「難得他這樣熱心。」

紅娘應了她一聲，兩人就回到房內。鶯鶯此時覺得此身已屬於張生，就想着往日的夢中情形，悠然神往。

這邊法本聽了張生的話，就走到門樓上，把教他的話，一一說了，孫飛虎聽了這樣的回答，料想三天之內，也不怕她逃到那裏去，就大聲答應說：

「就限你三天，要是過了三天，不把小姐送來，惹得老子性起，把你們寺中殺個雞犬不留，那時後悔已遲了！」

說罷，就命令賊衆，向後退去。

法本即忙回來告訴張生，並且催張生即速寫信，張生回答說：

「信已寫好，不過一時沒有送信的人。」

法本想了一會，笑着說：

「送信的人，我倒有一個。」

「不知那人如何事之成敗，全在他一人，如果敗事，那還了得！」

「包能勝任，不過這人脾氣古怪，憤喜和人别扭，你叫他去，他偏不去，你不

叫他去，他偏要去，只須激他一激，他就情情願願地去了。」

「此人現在哪裏，武藝怎樣？」

「此人現在廚房司炊，名叫惠明，膂力過人，本寺沒有他的敵手。」

「如此甚好。」

張生拿了書信，走到廊外，高聲說道：

「我有書信一封，送與白馬將軍，不論誰氏，——只除了吃酒誤事的惠明送到之後，重重有賞。」

惠明在廚房裏，聽得有賊兵到來，就想出去廝殺一場，只是沒有人助他的與，就不敢出去。現在張生觸動了他的脾氣，就暴跳了起來：

「什麼話？誰吃酒？誰曾誤過事來？你不叫我，我去，我偏要去；只要信送不到，你向我講話好了。」

法本乃趁勢說道：

「張先生不要你去，你偏要去，我現在問你，你真有這胆量敢去麼？」

「有什麼不敢？那些草寇，也不在我的心上，你們只要把信給我好了。」

張生隨即說道：

「既然你敢去，還是一個人去呢，還是帶了別的人同去？」

「自然是一個人。」

「假使他們不放你過去，你便怎樣？」

「我手中的朋友，不會答應的。」惠明搖着手中的鐵叉。

「如此甚好，我今把信給你，不知你幾時可以動身？」

「說去就去，還等幾時？」

張生就把信鄭重地交給惠明，惠明指在手裏問道：

「先生不要冒昧，假使杜將軍不來退兵，豈不使你丟臉？」

「你放心前去好了，杜將軍不會不來的。」

於是惠明便放開大步，奔出寺門去了。張生送他出了寺門，就在寺內專等好音。

那邊杜將軍統大領兵，鎮守蒲關，心中記念好友不置，聽得張君瑞上京趕考，路過這裏，攔在普救寺，想就會來晤談的，不料盼望多日，并無音息，好使他不懂；心想派人去邀，自己又忙着剿匪，一時實在沒有什麼工夫，這天正坐在帳中，忽然遇卒解了一個和尚進來，說是提到了一個奸細，杜將軍便親自審問，惠明上前稟道：

「我不是奸細，我是普救寺的燒飯和尚，張生派我投書到這裏來的。」



杜將軍一聽得普救寺張生，就叫小卒把惠明鬆了綁，親自和雷地問道：

「信現在哪裏？」

「信在這裏。」

小卒從惠明手中把書信呈了上去，杜將軍一看果真是故人的手筆，看信裏面的意思，是因爲現被賊人圍困，叫他發兵去救等說話，杜將軍這才明白張生不來見他的緣故，就對惠明說道：

「你先回去，說我隨後領兵就到，請他安心好了。」

打發惠明出營，杜將軍就馬上調集人馬，向普救寺開來，這邊孫飛虎這些賊兵，聽得白馬將軍領兵來剿，早已逃散，等到大軍到來，賊兵早已去遠，杜將軍就暫時把兵駐在寺外，自己就來到寺前，寺內聽得杜將軍到了，就大開寺門，前來迎接，張生一見杜將軍，就上前招呼：

「杜兄久違了。」

「是的，我們好多年不見了。」

延入客室，獻過了茶，張生謝道：

『不是老兄相救，恐已不能和兄相見了。』

『哪里，這是我的疏忽，我不該使草寇猖狂到這個樣子，以致老弟受驚。』  
兩人敘了一會闊別的雜情，杜將軍就起身告辭。

『我因為軍事很忙，不能和老弟多談，還是你有空到我營裏來談談吧。』

『這裏實在不便待你，過幾天我到蒲關來拜望你便了。』

訂了後會，張生送了杜將軍出寺，望着將軍把大兵引去，這才回到寺內，見過夫人，把情形告訴過了，夫人聽了十分安慰，就說道：

『爲什麼不叫杜將軍來見我呢？讓我也好當面道謝一聲。』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他軍務繁忙，要緊帶兵回去了。』

『這也難怪。先生大恩，使我感激不盡，現在可在我家書院中就讀，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張生快活地回答道：

『多有叨擾，恐有未便。』

『說那裏話？現在是一家人了。』

『如此小生先謝了夫人』  
『不必客氣。』

張生把行李收拾停當，由寺僧僕役替他搬了進去，便去和法本告辭，法本說道：

『先生有空，仍請到方丈室來談。』  
『那個當然。』

別過法本，張生就來到書院，收拾得十分清雅，心下十分高興，不但美人已得，且能安心讀書，真是一舉兩得。因想到假使這事不由孫飛虎促成，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成功，也不知要費了多少心血，才能夠到院內來咧？想了一會，就行安睡。

次日醒來，早由僕役等候梳洗，用完了早餐，就讀了一會四書，不多一會，紅娘與冲冲地跑來，對張生說：

『夫人請你去飲酒。』  
『好的，煩你代我向夫人道謝一聲，說我就來。』說罷，注目看着紅娘。

紅娘被張生倒看得不好意思起來，就責問道：

「我有什麼好看？」

「那天我問你，你理也不理我，今天來到我的書院，樂得多看幾眼。」

「真有點傻頭傻腦。」

張生非但不怒，反而笑了起來：

「我傻麼？那末你家小姐便是傻子的夫人了，這話豈是你應該說的麼？」

「啐。」

紅娘心想回身便走；張生把她攔住：

「紅娘，姐你慢走。」

「你待怎樣？」

「我煩你帶一個信。」

「我是叫你吃飯來的，不是來替你帶信的，你不要弄錯。」

「不要這樣，紅娘，你替我帶了信，將來成婚之後，我重重地賞你。」

「誰希罕你的錢？」

「那末賞你做個二夫人。」張生走過去，在紅娘肩上搗了一把。紅娘掙脫了身子，劃着臉說：

「不要臉的東西，一個老婆還不會到手，想第二個了。」

張生要想把她追住，她已去遠了。回轉身來，深悔剛才不曾問得明白，這席酒是請我什麼意思；轉而又想道：既已當面許過我了，當然我第一天搬到這裏來，請請我也是理應正當，就收拾衣巾，準備赴席。

待要動身，他忽然又想起了一樁事來。夫人雖已允過我了，可是沒有行過聘，究不成樣子。又想旅中倉卒沒有可以行聘之物，萬一要起什麼聘物來，豈不當場丟臉？仔細思索了一遍，只有身邊佩着一塊漢玉，倒也是希罕之物，即此當做聘物，也還使得。準備停當，就跑進裏院去。

夫人早在廳中等候，見張生來了，就走下階來迎接：

「今日略備薄酌，請先生委屈一餐。」

「叨擾感宴，愧何敢當。」

到了廳中，分賓主坐下，夫人又把張生的身家問了一遍，却對婚姻事樣，一

句話也不說，使得張生十分索解，但又不敢追問，只好悶在葫蘆中，等待解答。

杯筷已經齊備，就等入席，夫人看了一遍，就對隨身的丫環說道：

『你去對紅娘說：張先生來了，就請小姐出來飲酒。』

不多一會，可以聽得佩玉的響聲，果然鶯鶯同着紅娘來了，先見過了夫人，然後向張生行了禮，張生還過了禮，就謙避入席。

鶯鶯看了這樣的酒席，心中很覺不解，因自想道：

『難道我們的婚事，就此草率成事麼？』

大家坐定，夫人說道：

『前日之事，多虧張先生相救，今日略備薄酌，以酬先生。』

張生謙避說：

『賊兵的失敗，乃是夫人洪福所致；過去之事，還說它什麼。』

於是夫人便命斟上酒來，替張生篩了一杯。

『請先生滿飲一杯。』

『長者賜，不敢辭。』張生就盪了一杯，立起身來，回敬了一杯。

夫人叫張生坐了，就對鶯鶯說道：

「我兒來拜見哥哥。」

這邊張生鶯鶯聽了，就十分不解，不知夫人是什麼用意。

夫人見鶯鶯越趨不前，裝着笑說道：

「我兒不要怕羞，現在是自家兄妹了。紅娘，快拿熱酒來，小姐給哥哥篩酒了。」

鶯鶯這才無可奈何，懶懶地走到張生跟前，正要替他篩下酒去，張生忙止住道：

「不用小姐多勞，小生量淺，不能多飲。」

鶯鶯也看出張生的心事，不覺提了酒壺，呆在一邊了；她恨着母親變心，又愛着張生多情，眉目中間，不禁緊鎖起愁恨來了。

夫人見狀催促道：

「我兒，你必定要替哥哥篩一杯的。」

鶯鶯這才給張生篩上了酒，張生推辭道：

「我已說過量淺——」

不等他說完，鶯鶯就插嘴上去：

「你就吃了這一杯吧。」偷看張生一眼，見他呆着，就又說道：「你還不醉，就依了我吃這一杯吧。」

張生見鶯鶯這等相勸，便就接了杯子，一飲而盡。

夫人叫鶯鶯坐了，再叫紅娘替張生來斟酒，張生當做不曾聽見，暗想道：

「夫人叫小姐稱我『哥哥』，這是什麼意思？如果變了卦，那便怎樣？」

眼看着鶯鶯，她也十分煩悶，和他正表示着同情。

紅娘見張生不去理她，也就不高興，再看他的臉孔了，就當做不曾聽得似的，立着小姐的後背。

這邊張生只是呆呆地，思想也不吃什麼菜肴，有時唉了一聲，有時了，舉止完全有點異樣。

鶯鶯看他這樣子，十分難過，也就低下頭來，默默無言，替他可憐，同時替自己的婚事擔着心事。



夫人看了這樣子，就說道：

『我兒你有點不適，就和紅娘先回房去吧。』

鶯鶯看了張生一眼，就懶洋洋有氣無力地靠着紅娘的肩上，退進房去。

張生見鶯鶯去了，就立起身來告辭，不想酒已過量，兩足無力，身子就晃蕩起來了，他勉強靠着檯子，把身子支住，顫聲對夫人說道：

『小生吃醉了，就此告辭。』

『先生請再寬飲一杯去。』

『不，已經叨擾過了，不過我有一言，想和夫人說，不知夫人肯允許我麼？』

『先生但說無妨。』

『前日賊兵進逼時，夫人曾說過：『有人能夠退得賊兵，把小姐許配爲妻，』現在小生旅中無可作爲聘物，只有身邊佩帶一塊漢玉，乃是希世之寶，意欲請夫人收了，以作聘禮，望夫人不嫌菲薄。』

夫人倒似乎預備着的，含笑說道：

『我原是說退這話，只是先相國在日，已把小女許配與我姪兒鄭恆爲妻，』

因此不敢貿然相許。」

張生聽了這話，氣得四肢發冷：

「夫人這話錯了，當時有這種緣故，便不該說下這個重諾，如今之事，還望三思！」

「依我之意，原想將小女配與你爲婚，只是姪兒來了，叫我如何對付？因此我情願重重以金帛相酬，望先生另尋良緣，彼此兩便。」

張生聽了這話，變色道：

「我豈是爲了一點金帛才答應下來的麼？」

夫人見張生說話愈加彊硬，就對紅娘說道：「原來紅娘是奉了鶯鶯的命，來探聽消息來的。」

開口，就趕先說道：「有話明天再說吧。」張生還想說話，夫人就不等他

說罷，夫人就回房去了。

紅娘扶着張生，一路上對他說道：

「你少吃一杯，豈不是好？」

「我那裏是吃什麼酒？聽了你家夫人的話，使得我如醉如癡了；我並不是乘危相迫，這是夫人的自願，聽得的人，不止我一個，我爲了愛着小姐，這才冒險去請杜將軍來解此重圍，現在夫人既然不答應，我只有自殺了。」說罷就放聲大哭起來。

紅娘看了心中想道：

「怪不得小姐愛他，看他這副饒相，也着實有可愛之處。」  
因勸他道：

「你且不要自殺，你的愛小姐的真意，我都明白，我代你去把這番意思，告訴給小姐聽，你以爲怎樣？」

張生聽了這話，就連連作揖道：

「如此多謝紅姐姐了。」  
「你也用不着謝得的。」

紅娘就別了張生回房去了，就把張生的情形告訴了鶯鶯，鶯鶯聽了也不

說什麼，只默默地啼泣着。

隔了一天，紅娘就到書院內，去對張生說道：

「我已替你對小姐說過了。」

「小姐怎麼說呢？」

「小姐不說什麼，她只嘆息了一會。」

「這樣便怎麼呢？」

「你且放心，我總替你們竭力設法。」

張生聽了這話，感激得要跪下地去：

「這叫我怎樣感謝你才好呢？」

紅娘笑道：

「也不用謝的，事成之後，你自己知道一點就是了。」

「這個自然。」

紅娘忽然看見書案上有琴囊放着，便問道：

「你不是會彈琴的麼？」

「我是會得一點的。」

「我小姐也是喜歡彈琴的，今夜你不妨到花園裏來，把你的哀曲彈給她

聽聽。」

「她夜上到花園裏來麼？」

「來的，她天天夜上到花園來燒香的。我家小姐來時，我咳嗽一聲，你就可知道。」

「如此甚好，真叫我感恩不盡。」

「感恩與否，是用不着嘴說的。」

「這個我曉得。」

「曉得就是了。」

紅娘就別了張生，還自去了；張生回到院中，先操了一曲，覺得多日不彈，指已發硬，便又用心練習了一會，這才放下。

寺中晚鐘已響，和尚在做夜功課了；張生即忙攜了琴囊，在花園中等候，一邊呆呆地思想。

『如果沒有夫人作梗，半途反悔，這該是多麼美滿的良緣；但天不如願，偏又有什麼鄭洪不鄭洪，把我們的姻緣生生地拆散了，這是多麼使人懊惱的事！』

月光照地，清澈如水，樹影在微風中婆娑起舞，黑影憧憧，疑是有人來了，但仔細一看，這不是人影，而是樹影，使張生不覺失望。

正等得氣悶的時候，忽然聽得紅娘的口氣說道：

『小姐，時候不早了，我們到花園中去燒香去吧。』

『紅娘，我還有什麼情緒，去燒夜香？』

『不是這樣說的，你那樣虔敬，上天也會保佑你的。』

『好，就去走一遭吧。』

脚步愈移愈近，張生忙轉到假山背後，把身子隱住，就在石橙上坐下從囊中取出琴來，放在雙膝上，準備着。

漸漸有檀香的氣味沖入張生的鼻子來，同時聽得紅娘高聲說道：『小姐，你看月邊有暈，怕是明天要起風了？』

「是的，果然有了月暈。」

張生知道時機已至，就學了司馬相如操了一曲鳳求凰：

有美一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

鳳飛翱翔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

張琴代語兮，欲訴衷腸；何時見許兮，慰我徬徨。

願言配德兮，攜手相將；不得於飛兮，使我淪亡。

鶯鶯突然聽得悠揚的琴聲，問紅娘道：

「這是什麼聲音？」

「你猜猜看。」

「是身邊的佩環。」

「不是的。」

「是遠處的宮鐘。」

「也不是的；你且仔細聽一遍吧。」

鶯鶯側耳聽了一會，笑道：

「原來有人在弄絳桐。」

「這才有點像咧，好像是從書院裏來的。」

「張先生也會彈琴麼？」

「我見他案上放着琴，所以知道的。」

紅娘故意要避開她們，便托言去看夫人，就叫鶯鶯再聽一會，說自己當即就來，就走了開去。這邊鶯鶯靜聽了一會，知道他所彈的是鳳求凰，琴聲幽怨，企慕不等他面說，她在琴音中，也可以聽出他的心事了。

鶯鶯聽了一會，發聲清朗，音調鏗鏘，不覺稱讚道：

「彈得一手好琴。」

突然琴聲劃然而止，接着聽得有人嘆息道：

「夫人負恩，倒也不要說她，只是小姐却不該如此薄義，枉隔咫尺，猶如天各一方。」

鶯鶯聽了，十分難過，不覺垂淚想道：

「這却錯怪我了。這完全是我母親的變卦，我也何嘗有過什麼變心呢？」



正在呆呆思想，紅娘突然從旁邊跳了出來，把鶯鶯嚇了一跳，隨即問道：

『紅娘，什麼時候了？』

『月色當空，夜已深了。』

鶯鶯便命收拾了回房去，等紅娘把香案整理完畢，便進內去了。

張生見鶯鶯等已回去了，也就回到書院，當夜沒有入睡，直到天明，才朦朧倦熟下去。

待到醒來，紅娘已立在跟前，便掙扎起床，即忙問道：

『紅娘姐，你這早到來，可有什麼好消息帶來麼？』

『我問你，小姐昨夜可有什麼話對你說？』

『沒有，我只聽得她在嘆氣，我沒有見她的面。』

『你這人太也老實了，園中只剩了你和小姐兩人，你有什麼話，儘可以對』

小姐直說，爲什麼一句話也不說？』

『我只自言自語地說了幾句，不知小姐聽見了沒有？』

『這麼好的機會，你又錯過了。』

「真是錯過了。」張生忽地對紅娘說道：「夫人既已變心，我住在此地，也是乏味的，你替我在夫人小姐跟前，去說一聲，說我就此告辭了。」

「你這人法子一點也不會想，性子倒又是這樣急，住在這裏，什麼委屈了你，你要這般要走，獨不想想小姐的麼？」

「照你說來，小姐是有情於我的了？」

「她沒有情，豈肯和你酬唱，殷勤地勸你吃酒麼？」

「現在我應該怎樣，紅娘？」

「不要怎樣不怎樣，你安心住着好了，夫人小姐那邊，我給你再去探聽探聽。」

「能夠這樣，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你這樣說，知道人家當得起當不起？」

「那末我不說就是了。」

紅娘去後，張生就在專等回音，連書也不讀，文章也不做，只是孤獨地坐着沉思，不知道他的人，還當他在打盹。

辭。

紅娘先跑到夫人跟前，就說道：

「剛才我跑過書院，張先生說是住在此地，十分過意不去，意欲向夫人告

『你去對張先生說，說我夫人說的，請他安心住着好了。』

『我剛才也是這樣說，他說什麼要上京赴考，所以要到京裏去了。』

『此刻離考期尚遠，再遲幾個月去，也還來得及，你對他這樣說好了。』

『既然如此，讓我對他說去。』

紅娘別了夫人，並不到張生書院裏來，却回到鶯鶯的房內，對鶯鶯說：

『小姐，張先生要去了。』

鶯鶯倒覺得出了一驚，便問道：

『他爲什麼要走？』

『他說反正夫人不肯把小姐許配給他，他住在此地也是多事的了。』

紅娘說時，看着鶯鶯的臉，鶯鶯聽到「許配給他」時，臉就紅了起來，看她

遲疑了好一會，才低聲說道：

『紅娘，你是我的姊妹一樣的，我也用不着瞞你的，不妨和你直說像張先生品學兼優，面貌又好，就是揀也沒處去揀，何況他又肯於我，又加是母親當面答允過他的，現在就這樣地放他去了，不但要給人說無義，而且像他那樣的人品，也叫人難捨呀。』

『依小姐之見，那便怎樣？』

『你有便去對張先生說，說是我小姐說的，無論夫人怎樣，小姐終不忘先生的大恩，請他不要急於動身。』

『好的，我就對他去說來。』

呼道：走到書院，張生正在一心思，被紅娘鬼叫了一聲，這才驚覺過來，即忙招

『紅娘，姐請坐。』

紅娘似乎認真地說：

『這樣子可叫我怎麼要我坐，擺着七八桌筵席，在第一席的上面的座位上，那末才對。』

「好，事成之後，我當然照辦。」

「也不要照辦，不照辦了，事情是遲早可以成功的了；只不過你僅是一點物質來酬謝我，那是無論如何我不答應你的。」

說時，睜了張生一眼，張生奉命唯敬地：

「任憑紅娘姐吩咐。」

「真的麼？」

「真的。」張生承認了一句。

「會反悔麼？」

「丈夫一言快馬一鞭，哪有反悔的道理！」

「如此你就答應下來。」

「我答應——你不說什麼，叫我怎樣的答應呢？」

紅娘臉上已成了桃色，待要說出口來，却又說不出，只得把它又了閉去：

「只要你答應就是了，還待我說麼？」

張生笑了一笑，領會她的意思：

「我既然答應你了，當然是作真的。」

「如此便好。」

紅娘也笑了，便告訴張生，說是夫人留他住着，叫他不要跑；還有小姐，也叫他不要走，再後一句她也照樣地說給張生聽了。

「無論夫人怎樣，小姐終不忘先生的大恩。」

張生聽了這句話，高興得跳了起來，便打趣紅娘道：

「哪裏紅娘姐的大恩，才是不能忘的！」

紅娘覺得很得意，但又裝出十分不願意聽的樣子：

「你不要亂嚼舌頭！」

「好，我不說了。」張生連忙陪罪。

「這才成個樣子。」

紅娘這才露出了笑容，姍姍地回去了；張生要想再問他幾句，已經去遠了。張生天天等着好消息，可是紅娘自從那天來了之後，就沒有見她的蹤跡，張生想把他的意思傳達到裏面去，可是沒有這樣的人，一般送茶送飯的僕役，

又不好同他們談，只好悶在肚裏，眼巴巴地望着。

這幾天，一拿土書本，頭就漲痛了起來；一拿上了筆，心就不知所思，解開琴囊，好好地彈着的琴，到了半途，都成亂調了。

他又在晚上到花園中去，偏又小姐這幾夜都沒有來燒香，他又走了幾個空埭，因此悶着悶着，便漸漸地飲食無味，四肢無力，倒在床上了。

這消息傳到夫人耳中，夫人就命延醫診治，給張生拒絕了，他以爲這不是病，用不着吃藥的，夫人也就不便勉強，就泡了一碗參湯送來，張生不好意思不收，就謝過收了。

這邊鶯鶯房中的丫環，有一個把張生有病的情形告訴了她，她聽了十分掛念，就叫紅娘來到張生院中探看一下，紅娘作難着說：

『我不去，倘若被夫人得知，不是玩的！』

『只要我不說，夫人哪裏會知道，你去好了。』

紅娘這才強着頭頸說道：

『我去對張先生說：『你病了，我小姐的病也不輕咧。』』

紅娘這話一說，觸動了鶯鶯的心，因為她這兩天也正感覺到苦悶，悵悵無生氣，但被

「這是什麼話？我不要你去了！」

「你不要我去，我也要去的了。」

「告訴夫人，回來收拾你。」

「我會說是小姐叫我去的。」

「我現在不要你去了。」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紅娘也不等鶯鶯回話，就一盪來到張生的書院內，見張生在牀上，立了一會，張生轉過側來，見是紅娘，就坐了起來，招呼道：

「紅娘，姐請坐。」

「聽說你病了，所以來望望你。」

「多謝費心，我其實沒有什麼病。」

「那末你是裝病？」



「也許是的。」

紅娘劃着臉說：

「虧你裝得出來。」

「我不裝病，你們早已把我忘却了。」

「誰說的？」

「不把我忘却，怎麼連你的影子也不見？」

「你知道我們也有點事情，我又不是你的人，難道可以一天到晚來侍候你的麼？是你的人，你又沒有方法使她來陪你，你還有什麼話可講呢？」

「因此我要求你，請你替我出個主意。」

「我又不是你的什麼人，替你出主意幹麼？」

「事成之後，將來我總報答你的大恩。」

「說什麼「將來」呢？」

「就是現在好麼？」

張生趁紅娘不防，就疾步把紅娘抱住了吻了一下，紅娘掙脫了身子，紅着

臉說道：

「倒看不出你是一個斯文強盜！」

「這點就是報答你。」

「好，你這樣蠻力對我，我要去了。」

張生拉着紅娘忙陪罪道：

「請你可憐我這個。」

「早這樣說，我倒原諒你了；可是現在已經晚了。」

張生連連作揖道：

「都是我的不是，任憑紅娘處罰！」

「我也不要罰你，只是你下次無論做什麼事，應該先行徵得人家同意，不應該用蠻力對付的，看你是個讀書人，我還給你留上面子，換是別人，我早已叫

了起來，聽候夫人發落。」

「紅娘姐，我知罪了。」說罷又作了幾十個揖。

紅娘這才笑着說道：

「看你可憐，我就饒過你吧，只是下次不該如此！」

「多謝紅娘姐，下次不敢了。」

停了一會，張生見紅娘怒氣已消，就問道：

「紅娘姐，小姐可有什麼話對你說？」

「話是有的，可是我不高興同你說。」

「謝謝你，紅娘姐，你就同我說了吧。」

「可是沒有這樣的容易。」

「那末便怎樣？」

「你自己去想好了。」

張生走到案頭，在紙上寫着「倘使我與小姐成婚之後，定娶紅娘姐爲二夫人」。這幾個字，交給紅娘，紅娘一看，心中十分願意，但故意戲弄張生道：

「這上面寫的什麼？給我小姐看去。」

「紅娘姐，這紙條千萬不可給小姐去看。」張生有點急了。

「爲什麼呢？」

「因為我上面寫着報答你的話，所以不能給小姐看的。」

「既是報答我的，給小姐看看也是不妨的。」

「因為這事關係你我的秘密！」

「秘密？我和你有什麼「秘密」？」

「我答應娶了小姐之後，答應你做二夫人。」

紅娘啞着張生說道：

「誰願意給書傻子做小老婆呢？」她趁張生沒有看見，就換了別一張紙

條，颯地扯做一片片了。

張生見了一愕，垂頭喪氣地說道：

「那末你要我怎樣？」

「我不要你怎樣。」

「你肯答應我，幫我一點忙麼？」

「看，可以幫你忙的地方幫你，不可以的地方，就不能幫你。」

「是很便當的，你只要替我帶一封信給小姐就好了。」

紅娘忙推辭說道：

「這是我不能夠，給夫人知道，是要打死的！」

「那末你小姐怎樣呢？」

「小姐對你倒還好，就是此刻我到這裏來也是小姐打發我來的。」

「小姐還有什麼話對你說？」

「她只叫我來看看你，別的沒有什麼話。」

「既蒙小姐這樣關愛，那末我應該寫封信謝謝她。」

「你謝她干我什麼事呢？」

「請你把這封信帶去。」

紅娘跳起來說道：

「說了半天，你仍舊說在這裏。」

張生央求道：

應你的。」「紅娘姐，你不要使我爲難了，就答應了我吧，你要什麼報酬，我都可以答

「我要你的性命，你肯麼？」

「有什麼不肯？」

張生當真把身軀交給了紅娘；紅娘忙讓開，使得張生倒退了幾步，差一點兒要跌倒了，她這才笑着說道：

「書傻子做出來的事，真有點傻相，我不過說句玩話，那個真要你的人性命？」停了一會，她想玩弄得也夠了，假使被僕役看見，反而不便，就繼續說道：「叫我帶信信呢？」

「請你等一等，讓我寫起來。」

「早要我帶信，可預先寫好了的，免得臨時抱佛脚。」

張生在案上抽出信箋，鄭重地思索了一會，才寫了幾句思慕的話，寫就信用信封封了，才交給紅娘；紅娘接在手裏，問道：

「裏面寫些什麼，念給我聽聽。」

「好姐姐，你就饒了我吧。」

「你真的不肯念？」

「不是不肯，恐怕念起來被人聽得，倒反而不美。」

「既這樣說，我就饒了你。」

紅娘把信放在袋裏，掉轉身就回到房內，把信交給了鶯鶯，鶯鶯接在手裏，拆開了一看，裏面是說些夫人反悔和思慕的話，信末還附了一首五律：

相思恨轉添，漫把瑤琴弄；

樂事又逢春，芳心爾亦動；

此情不可違，虛譽何須奉；

莫負月華明，且憐花影重。

下面具着「張珙再拜」等字樣，鶯鶯看了，半晌不語，忽然眉頭一皺，問娘道：

「這信是張先生寫的麼？」

「難道不是他寫，是我造的不成？」

「好，你帶得好信，我去告訴夫人，打你個半死！」

「你告訴也得，不告訴也得，反正你叫我去，他說：『你給我帶封信去謝謝。』」

小姐，「究竟他寫的什麼，我因為不認識字，不知道，早知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我也不會帶來的了。」

隔了一會，鶯鶯想紅娘的話，也有她的道理，就轉過意來說道：

「這是我原也不能怪你，不過張先生雖是讀書人，說出話來，未免太放肆了。」

「他上面寫的什麼？」

「你去看去。」

鶯鶯把信擲給紅娘，紅娘接在手裏，看了一會，假裝說道：

「小姐我看不懂，他上面寫的是什麼？」

「你還不懂？我教了你這許多歲月，還會看不懂麼？」

紅娘這才不響了，心想張生這詩句裏的話，未免太行放蕩了，小姐是相府千金，難道肯做淫奔之事麼？

兩人沉默了一會，紅娘把信拿着走了，鶯鶯問道：「你到那裏去？」



「我到夫人那邊去。」

「去作什麼？」

「我把這信去告訴夫人，看張生還有這臉住在這裏。」

鶯鶯定眼說道：

「紅娘你且慢去！」

「什麼？」

「他是讀書人，應該原諒他這一次。」

「只要小姐肯原諒就是了。」

「我叫你看他的病，看這樣子，他也不像有病的人？」

「爲什麼沒有病？」

「是什麼病？」

「想思病。」

「你又要嚼舌頭了！」

鶯鶯一板起面孔，紅娘就不敢說了。

兩人又沉默了好一會，鶯鶯抽出紅粉箋，執筆寫了一首詩，交給紅娘：『你拿去交給張先生，說小姐對先生是憑着兄妹之禮，下次再是這樣，就要告訴夫人去了。』你就這樣去對他說。」

紅娘強着說：

『要是這樣，我不便拿去。』

『爲什麼？』

『張先生不會動氣麼？』

『不會的，我寫的很客氣。』

『只要你寫得客氣就是了，至於說的話，說不說是由我的。』

『你必須要對他說，省得他下次再行放肆。』

『就讓他放肆點吧，反正你也愛他，他也愛你，只要老夫人一轉心，你們倆

還是夫婦，何必斤斤較量呢？』

『豈有此理，連你都也放肆起來了！——剛才你不是要在夫人面前去告訴他麼？』  
『現在倒幫起他來了？莫非你受了他的賄不成？』

「剛才我是特地試試你的心，看你真的愛他不愛他；至於受賄不受賄，我是不懂，我不過替你們跑了一二趟，他那裏就肯向我行賄呢？就使要行賄，也不會行到我們丫環身上來的。」

「這丫頭的嘴真是厲害。」

「什麼厲害不厲害，我說的句句都是真話。」

「我也不同你來拌嘴，你去吧。」

「好說去就去。」

紅娘跑到書院，對張生說道：

「你欺侮我不識字，寫得好信，虧得我還會說話，否則已被小姐活活打死。」

「怎麼，我不說什麼話，諒這書信，小姐也不會動氣的。」張生不覺有點驚惶了。

「還裝假究竟信裏面說些什麼話，你老實同我講。」

「我真的不說什麼話，諒來小姐也決不會動氣的。」

「還賴什麼叫做「芳心爾亦動」「虛譽何須奉」。」

「就是這兩句話麼？是小姐說的，還是你說的？」

「小姐只是看了信發怒，她也不說什麼，我只聽得她唸到這兩句話，臉上就現出怒容來了。」

「她便對你怎樣？」

「她說我不該把這樣的信，替你帶去。」

「你可以說是我央求你帶來的。」

「我原是這樣說，她反而疑心我受了你的賄，過良心說，我受過你的什麼來？」

「這是冤枉你了，我那裏有什麼給過你。」

「都是你的不好，我看你可憐，替你帶了信，你倒反而害我洵氣。」

「是我不好，我向你陪罪。」

「你只要下次小心點就是了，我冤枉也受過了，說話也聽過了，還要你陪什麼罪。」

『如此多蒙寬容。』

『文綉綉的，我最聽不慣。』紅娘不覺笑了起來。

張生見沒有什麼大事，心已放了一半，就大着胆子問道：

『小姐沒有別的話麼？』

『話是沒有，信倒有一封給你帶來。』

『信在那裏？』張生着急地問道。

『在我手裏。』

『那末就請你拿來給我。』

『不過我得先向你講定，假使信內有什麼罵你的地方，你不能怪我的。』

——我是怕吃冤枉了。』

『當然不怪你的。』

張生從紅娘手裏接過了信，拆開來一看，上面是這樣地寫着：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看完了這四句五絕，張生得意洋洋地說道：

「紅娘小姐罵我的話都是假的，你看這上面寫着的，不是今夜約我到花園裏去麼？」

紅娘把信箋上寫着的詩句看了一會心下想道：

「小姐在我面前，還裝着腔，其實看她寫這幾句詩，約他在花園中相會，不知已很愛了他麼？」

但是她却故意說道：

「這上面寫着的是什麼意思，我看不懂。」

「裏面的意思，就是約我今夜在花園中相會。」

「真的麼？」

「是她寫着的，那裏還會假的不成？」

「她叫你相會是什麼意思？」

「你想是什麼意思？」張生得意地說。

「我想是她當你的面，教訓你一番，叫你下次舉動留意點。」

「我想是不會的。」

「不會你且試試看。」

張生送出了紅娘，就獨自幻想今夜的幸運，他想到快活的時候，不由得手舞足蹈起來，甚至僕役送茶來的時候，他也不自覺，竟被僕役黑中竊笑着。

「張先生在發狂咧！」

「怎麼？」另一個僕人問道。

「他一個人在跳舞。」

「啊，有這麼一回事麼？」

張生彷彿聽得僕役們這樣地在背後竊笑他，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行動失措，自己覺得也好笑了起來。

好不容易等到天晚，吃過了夜飯，就到園中去等着，月色暗淡，園中依稀只見錯雜的樹影和湖石假山，路裡也不十分清楚，他枯坐在石槿上，聽着四處的蟲

鳴，很是無聊，他懊悔來得太早了，如果把琴帶來，還可彈一會消遣消遣，現在獨自起來，心中人又不來，這辰光真是沉悶，難過。

他不敢向各處亂跑，恐怕碰到別的人，反為不便，只好坐着；但坐着又沒有什麼事可做，要想在石橋上睡覺，又恐怕睡熟了失約，以致誤事，只得強打精神，正襟危坐。

眼望着天，依稀從雲層中，可以看出月影的移動，然而雲多且厚，像是要下雨的樣子，因此連隱約的月影，在他坐着的時候，慢慢地被遮住了。

他坐得臀部也酸了，就立起來躡手躡腳地走了幾步，覺得露已重了，回到石橋上，他不會坐着的地方，已經有點溼了。他想：

「此刻時候已經不早了，小姐就該來了吧？」

但園中除蟲聲，還不聞有另外的聲悉。他於是把鶯鶯的詩句重複念了幾遍，他考慮着：

「這詩上明明叫我到花園裏來，諒來是不會錯的，怎麼到此刻還沒有來呢？要不然，我把她的詩誤解了，然而我可以斷言這詩決不會誤解的。」



正這樣地想着，彷彿有輕微的脚步聲來了，他高興地向前搜索了一遍，可是還不見有人影出現，但是脚步声却愈加清晰了，張生閃在一旁，定睛觀看，不久，鶯鶯果然同着紅娘來了，等她們走得相近了，張生一見不錯，就迎上前去：

「小姐請了。」

鶯鶯和紅娘倒不覺一愕，見是張生，這才安了心，還過了禮說道：

「勞先生久等了。」

「不，我來了也沒有多時。日間蒙小姐下約，特來赴約，願小姐有以教我。」

「我想請先生來談談：家母雖將我的婚事許配與先生，但中途忽起反悔，這不但是先生所不及，就是我也料想不到的；不過我因父親亡故，一切只能依從母親；雖然我見先生人品十分可愛，但必須徵得我母親同意，方能和先生結合；致於先生詩中所說的話，恕我不能辨到，這不是我忘恩負義，要請先生原諒的。」

張生：張生一股高興，被鶯鶯兜頭一桶冷水，澆得無影無蹤了，只得期期艾艾地回答說：

「小姐的話，確是不錯；我因為太愛了小姐，所以說話未免過火，這些地方，萬望小姐包涵。」

鶯鶯沉思了一會，決絕地說：

「我請先生來的意思已經說明，以後先生有什麼話，儘可以對紅娘說，——她是和我姊妹一樣的——千萬不要再寫什麼信，免得被人看見，多有不便。」

「敬遵台命。」

至此鶯鶯就向張生告別：

「夜已深了，先生也可以回去安睡了，恕不多奉陪，再會。」

「再會。」

張生原來想有千萬句說話要向鶯鶯說的，見了鶯鶯，反而說不出半句話了；等到鶯鶯走後，又深悔有許多不曾對她說。

這一夜張生沒有入睡，他日中的歡喜，換了夜上的灰心。他心想是鶯鶯瞞了她母親，和他相愛，但鶯鶯所回答他的，却和他所想的，却完全相反，這是在

接到鶯鶯的回信時，所千萬想不到的。

張生因為夜上思想過度，沒有睡覺，所以到了日中，就昏昏地似病非病地睡了起來，加上了夜來的失望，使他尤其感覺着身心的疲倦，其先是假病，這回却有點真的病了：起先的幾日，只是覺得疲倦，後來却不對了，身上的熱度也劇烈地增加了，身子像火燒一樣。嚇得服侍他的人，即忙去報告夫人，夫人就親自到了書院來看他，張生只是管自昏睡，沒有理她，夫人就即便叫人去請醫生，給他療治，同時還加派了一名僕人服侍張生。

這邊鶯鶯回房之後，也有點後悔了，心想他是有一股傻勁的人，這樣地回覆了他，倒不是使他受了重大的刺激，加上自己原來也有點愛他的，假使母親一答應，彼此就成了夫婦，對於他的要求，也不該嚴厲地拒絕他。這樣想時，就後悔自己做事的孟浪。

同時紅娘也在不懂：小姐去叫了他來，來了之後，却使他敗興而回，這是什麼道理呢？看樣子小姐是愛他的，怎麼見了他倒態度又改變了起來？

隔了幾天，紅娘探聽得張生真的有病，就進房來告訴鶯鶯：

「小姐，張先生此番真的有病了。」

「怎麼？他怎的會病呢？」

「還不是爲了你麼？」

鶯鶯聽了，在平時就要板臉了，今天却突然默不作聲，紅娘也自悔說話太率直了，就改了口道：

「他病是不重，却也是不見好，只是昏昏沉沉地睡着，究竟是怎麼起病的，我也不十分清楚。」

隔了一會，鶯鶯說道：

「你去代我看他一回。」

「好的。」

紅娘奉命來到書院，張生仍然是昏睡着，等了一會，像是蘇醒的樣子，紅娘上前叫着：

「張先生！」

張生聽得女人的喉氣，張開眼睛問道：

「你是誰？」

「我是紅娘。」

「紅娘，怎麼？」

「是的一些也不錯。」

紅娘見有一個僕人在着，不便說話，就想了一個方法，對那人說道：

「叔叔，小姐吩咐去買一兩胭脂，我現在替你服侍張先生，你給我到街上

去走一埭吧。」

那僕人見是小姐吩咐下來的，就答應了一聲出去了。

張生見只有紅娘一人，在枕上叩頭說：

「紅娘，姐救我，若是不答應我，只有死了！」

「你要知道，小姐是肯答應你的，成問題的是夫人一人。」

「那末你去代我求求夫人吧。」

「這怎麼可以呢？叫我去說，不被她打出來麼？現在這樣，只能用方法使她

回心轉意，除此以外，就無路可走了。」

「怎樣的方法，紅娘姐你教教我，我永世不會忘記你的。」

「你們讀書人難道連這一點方法也不會想麼？我有點不相信。」

「我真的沒有法想。」

「你沒有法想，我愈加沒有法想了。」

急得張生連連在枕上叩着頭：

「紅娘姐，你救救我吧；假使你不救我，還有什麼人來教我呢？」

紅娘看他實在可憐，就附着張生的耳朵說道：

「等老夫人來的時候，你當做夢藝，高聲叫了起來：『小姐你倘使答應了

我，我就是死也情願的了。』老夫人回去，必定要審問我的，到那時候，我就竭力

成全你就是了。」

張生聽了這樣的話，一骨碌從床上落了起來，拜了下去：

「紅娘，我的好姐姐，你真是救我的大恩人！」

「只是事成之後，你不能把我置之腦後！」

「那個自然！」

紅娘扶張生仍舊上床睡了，張生因爲心中已定，不久就呼呼入睡。紅娘在旁坐了一會，那個買胭脂的僕人也回來了，紅娘就拿了胭脂回到房中，告訴鶯鶯：

「張生患的是心病，除非你和夫人，就沒有第三個人醫治得好。」

鶯鶯不響，暗思我和張生的事，是瞞不過紅娘的，她說這話，當然有幾分的意思，只是我母親不知是什麼意思，爲什麼起先答應了他，後來又反悔了呢？

因想假使此身沒有張生，不知已被惡賊凌辱到怎樣了；現在張生反爲她生病，不覺心下十分地難過，就對紅娘道：

「現在張生之病，既然是爲我而起，問題當然在我一人；但是你知道我也並不是不肯愛他，只是我母親作梗，以致害得他這樣。現今之計，只要老夫人可以答應，張先生之病就無妨了。」

紅娘反問道：

「假使老夫人不答應，難道就坐視張先生死了不成？他此地是客房，除了我們，還有別的人麼？」

鶯鶯默不作聲，她想說，但是爲了她的身分，使她說不出口。  
紅娘也明白鶯鶯的意思，就勸慰道：

『我想夫人也不是怎樣忘恩的人，見他病得這樣，只要有人通知她張生的病的起因，她也未始不肯答應。』

『……』

鶯鶯只是低倒頭，在思索她的當前的難題。

\*

\*

\*

\*

\*

那邊夫人見張生的病還未見好，就不免到書院裏去看他一道，走到書院，張生其實是醒着，見是夫人來了，忙裝着熟睡，等到夫人坐下，他就依着紅娘教他的方法，嚙語了起來：

『小姐，小姐，你再不答應我，害得我想思煞啦！』

夫人聽了這話，綉了綉眉，當下假裝不知，草草地問了僕人幾句，就疾忙回來了，一路上想道：

『這張生的病，完全是爲我兒而起的，想必我女已和他私下往還，他這才



會夢中說出這樣的話來。」

夫人回到廳前，就差人把服侍張生的僕人叫來問道：

「你服侍張先生，平日可聽得張先生說些什麼？」

「沒有。」

「你老實說，我不怪你的。」

「小人雖聽得他在夢中說着話，一是聽不懂，二是不敢說。」

「在我面前，由我作主，你儘管大着胆子說好了。」

僕人遲疑了一會，這才說道：

「張先生在夢中常叫着『小姐』，什麼意思，小人不得而知。」

「我知道了，你仍然好好地服侍張先生去吧。」

夫人把僕人打發走了，又差人去把紅娘叫來，不多一會，紅娘來了，夫人發

怒道：

「紅娘，你和小姐兩人瞞着我做得好事！」

「小的和小姐不曾做過錯事，望夫人明示。」

「不要裝假，你老實說來！」

「夫人不說，叫小的怎樣說起呢？」

「你和小姐私自和張先生相會有麼？」

夫人想不到紅娘竟會這樣地回答：

「有的。」

「有過幾回？」

「不多，只有三回。」

「你難道不知我家家法麼？」

「知道的。」

「知道的怎麼這敢這樣大胆？」

「這要怪夫人不是，夫人不把張生留進院內，我們何由去見張先生？當初夫人不把婚事允過張生，小姐怎麼會不避嫌疑？小的只知服侍小姐，其他的事概非小的所知，夫人如必須懲罰，任憑夫人發落。」

夫人聽了紅娘的話，倒被她說得無話可以回答，心想她的話倒也幾分近

理這事原也不好怪她們，何況當初我曾親口答應過張生來，因改容說道：

『我也不來責你，你仍然好好地回房服侍小姐去吧。』

『多謝夫人。』紅娘就管自去了。

紅娘去後，夫人想道：

『張生對於我女，原來是無意的，不料賊兵一來，便造成這一個變故，當初我不該答應了他，現在害得他患病在床，此事大半應該由我負責。況且女兒之意，也有幾分屬意於他，我也何苦作難，不如成全了他們，一則可以履踐我的諾言，二則免得張生沉悶生病。』

主意已定，因即請人把法本叫來，等了一會，法本便同了僕人進來，（原來這內院之地，沒有事故，法本等是不便進來。）向夫人行過了禮，夫人便命請坐，獻過了茶，夫人開口道：

『前次賊兵來時，師父亦同在旁，當初我原將小女婚事，許與張先生；後因先夫在日，曾有言將小女與姪兒鄭洪爲室，因與張先生商議，願多與金帛，請其另行擇配，正奈張先生執意不肯，老身爲願全諾言，只得應允，不過不便與張先

生明說，意思欲煩師父，前去走一遭。」

「夫人吩咐，老袖無不願效綿力。」

「多勞師父了，煩師父同張先生去說，老身既然出言在先，當然沒有後悔之理；只是我家無白丁之婿，只要張先生此番求得功名，當令小女與其完姻，恐張先生怪老身負恩，可以懇請師父前來關說，就這樣去說好了。」

「如此老袖去說了，再行報命。」

「師父不妨多坐一會。」

「回來再行攪擾好了。」

「有勞師父了。」

「夫人說那裏話，區區小事，老袖當得去走一遭，何足勞夫人掛齒。」

法本別過夫人，來到書院，見張生臥着，因問過僕人，知道張生沒有熟睡，就上前和張生行禮，張生見是法本來了，想欲下床來敘禮，法本制止了，張生就在床上道歉：

「師父見諒，小生因有微恙，恕不還禮了。」

進來，先生說那裏話？老柏在外面早已想來拜望先生，因裏外隔絕，無辜不敢

『勞師父光臨，實屬不敢當。』

『那是理應正當，現在我奉夫人之命。』

聽說「奉了夫人之命」，張生不覺一愕，不知是好是歹，忙問道：

『你從夫人那邊出來麼？』

『是的，我正從夫人那邊出來，夫人叫我來同你說小姐婚事，她既有言在先，當然沒有反悔之理，不過她說崔府沒有白丁之婿，等先生得了功名，再行完姻。我想先生文思敏捷，取功名如拾芥，待過來年大試，先生定可回來完成良緣了。』

張罷法本連連向張生道賀，張生謙遜了一番，便就說道：

『既是夫人這樣吩咐下來，且等小生進京回來再說。』

『我就去回覆夫人。』

『多勞師父。』

了；  
法本就把張生答應了的話，去告訴夫人，夫人謝過了法本，法本便辭別去了；當下夫人叫了紅娘出來，把這番意思叫她去告訴小姐，紅娘聽了也十分替張生和鶯鶯歡喜，迅即回到房內，告訴鶯鶯說：

「小姐，大事成功了！」

「什麼大事？」

「小姐終身大事，夫人已答應了張生；只等張生求得功名回來，就可完姻。」

鶯鶯聽了面生紅暈，只是嘴裏不說，點了點頭，心想道：

「母親這番舉動，才是正當；否則憑空失信於人，也不像相國夫人了。」

紅娘高興地說道：

「小姐，我剛才不是對你說，夫人已有七八分應允的意思麼？」

「……」

「這都是夫人的不好，害得張生生了一場病，要是早答應了他，他也不會生病的了。」

「紅娘，你說得低點，被人傳到夫人耳邊，爾我多有不便。」

「怕什麼呢？我在夫人面前，也是這樣說的。」

紅娘見鶯鶯口雖不言，心中已很高興，就借故來到書院內，恰巧没有人在

旁，就對張生說道：

「現在事情成功了，你便怎樣謝我。」

「我前次不是已經寫給你看過了？」

紅娘媚着眼睛只是看他，他就趁紅娘不防，抱住她的腰肢，在她臉上吻了

一下；紅娘忙掙脫了身子：

「現在小姐已經罵你了，你還等不及麼？」

「我等了好久了，如今又要我等多少日子呢？紅娘姐，你且替我想想看。」

紅娘見左右没有人，張生過來，也不十分拒絕，只是說道：

「青天白日，被人看見，多有不便，你便放規矩點。」

「我小姐等不及，且把你解解渴。」

說罷把紅娘狂吻了一陣，紅娘初次嘗着男人的滋味，心想既已把身許他，

就閉着眼睛享受了一會，掙脫了身，微笑說道：

「見了我便這樣，見了小姐，便不知怎麼樣了？」

「見了小姐，當然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肚去！」

「真是一個急性鬼！」

紅娘恐怕有人來，就還自回房來了。

張生自從法本告訴了他確實的消息以後，病體就很快地全愈了；夫人得知了這個消息，心下也安慰了不少。

張生自杜確將軍領兵解圍之後，還沒有前去道謝，同時住在崔氏院內，究竟也不便讀書，況且夫人要等了得到功名之後，才肯成親，多住在此地，也是無益，就去到夫人跟前，前去辭行。

夫人問道：

「先生嫌此地待遇不週麼？」

「那里叨擾多日，已是感愧不盡！小生此去一來是去拜望老友白馬將軍，

二來想早點進京，預備赴考。



夫人點頭說道：

「這也是正事，我也不便攔阻；只不知先生幾時動身？」

「不是今天便是明天。」

「那末明天便爲先生餞行。」

「勞夫人費心，多有不敢。」

張生辭別夫人，回到書院，便收拾行李，準備動身。

一面去到前面寺內，和法本告別：

「師父再會了。」

「怎麼你要去麼？」

「師父知道的，我到了此地以來，還沒有到白馬將軍去過，心下十分不安，意欲到他那邊去走一遭，就上長安去。」

「先生住在此地，還覺方便，將軍那邊去過了之後，回到這邊再住幾時，再到長安未遲。」

「我已向夫人說過，夫人已答應我了。」

『那末我今天爲先生餞行。』

『不致勞動師父。』

『請勿推辭。』

爲了張生，備了一席上等素菜，並叫法聰等作陪。法本堅意要替張生餞行，張生辭不脫身，就在方丈室吃了夜飯。法本特地

席間張生謝過法本厚意，並向法聰等告別。

法本替張生把盞：

『祝君前程萬里！』

張生乾了一杯謝道：

『多謝師父。』

法聰也替張生酌了一杯：

『先生此去功成名遂，甚爲可喜。』

張生也乾了一杯：

『敬謝師兄厚祝。』

同席的人，也有替張生把盞的，也有祝賀的，張生一一謝過了，不過酒却不敢多吃，辭却了，席散之後，回到院內，己是不勝酒力，頹然倒在床上便寢，直到第二天早上方才醒來。

行李馬匹等項，早由夫人吩咐僕役，給張生預備好了，張生用過早餐，就在室中巡視了一周，見沒有遺忘了，就安心坐了一會，裏面僕人出來對張生說道：

「夫人吩咐，請先生裏面入席。」

張生點了點頭，就跟了僕人走進裏面，正廳上設着盛宴，比上次請張生還考究幾倍，夫人見張生進來，就下階相迎：

「先生今日遠征，特備薄酌，爲先生餞行。」

張生忙作揖道：

「打擾多日，今日又勞夫人費心，何以克當。」

「說那裏話，沒有好好款待先生，這才是抱愧的。」

夫人就叫僕人去請小姐，不多一會，小姐同紅娘來了，鶯鶯不知是什麼意思，見這樣子，十分索解，倒是紅娘心靈，想必這是替張生餞行或是什麼，早已猜

着了二三分了。

只聽夫人說道：

『我兒諒所未知，今天特地爲張先生餞行，因此叫我兒同來一敘。』  
鶯鶯聽了好不出聲，想才得母親允許，怎麼就要去了？就默不作聲，暗然立

在一旁。

紅娘聽是張生要走，倒有點難過起來了，心想同張生在一道玩熟了，今日一走，不知何日可以相見？一想到這里，就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

張生見鶯鶯和紅娘兩人默然無言，面有戚容，也覺得難過了起來。

夫人明白了這點意思，就說道：

『張先生不是外人，就請入席吧。』

張生謝過了席，就入席坐定；夫人替張生滿斟了一杯：

『此去視君早登桂科，芳榜留名，回來好與我兒完婚。如今與君約定，三年爲期，過期則小女終身未便延誤，請君牢記。老身別無說話，願君一路順風。』

張生接杯飲了一杯，謝過了祝，對於這「三年爲期」却一時答應不下。只

是望着夫人，又望着小姐看了一會，不說一句話。

夫人見張生望着鶯鶯，知是礙着她，不便說話，就借故進內去了。

三催促，才輕輕立起身來，替張生篩滿了一杯酒。

『此去祝君早登龍門，面朝金闕……』下面的話，却說不下去了。

張生飲了一杯。

『多謝小姐。』

抬頭再看鶯鶯，她已把頭低倒了，也就不敢向她說什麼。

同時紅娘也立了起來，給張生增滿了酒。

『祝君馬到成功！』

張生也謝過了，又乾了一杯，紅娘見只有小姐一人，就大着胆子問道：

『你爲什麼要走？』

『我一則是要去拜訪白馬將軍，二則要上京赴考。』

『白馬將軍離此地不遠，你去了不好再來的麼？至於考期，還有半年，你儘

可多住幾月再行動身也還不遲。」

「你不知道，我原是這樣想，不過等我說了之後，夫人滿口應承，她既然放我走了，我也不便再留在此地。」

「那末你去了以後，幾時再來呢？」

「說不定的，假如僥倖得了功名，我當然會來的；萬一功名不得成就，那我也未便到這裏來，況且夫人有言在先，崔氏無白衣之壻，即使我辱着顏來了，夫人諒也不會答應我的。」

張生說着，儘望着鶯鶯；鶯鶯却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幸而紅娘會得說話，有幾句說話正可以代表鶯鶯的心願。

「那末功名不就，便把我們忘懷的麼？」紅娘這樣地追問。

「不，」張生頹喪地說：「只要夫人肯允許我，我還是要來的。方才夫人對我說：限我三年，三年之內不得功名，那末便要把小姐另行擇配。你想還叫我來得成麼？」

聽了這話，鶯鶯幾乎要哭出來了；紅娘也有點兩眼發紅了。

了。  
張生也很難捨別，但事實上不得不走，對了鶯鶯和紅娘兩人，也有點暗然

正在這時候，夫人從裏面出來：

『張先生多飲幾杯，此去路上自己當心，到了京城，請報我好消息。』

『是，是小生已不勝酒了。』

於是夫人便吩咐上飯，張生草草地吃過了飯，僕役等已侍候上馬，他想多延遲片刻，也是不可能的了，就別過夫人，再和鶯鶯、紅娘作別，然後跨出內院，來到寺內和法本等作別，夫人小姐、紅娘、連同法本等一同送張生出寺，這才各自回來。

張生跨上了馬，到了臨晚，已經趕到蒲關，下了馬，就對守衛的兵士說：

『我姓張名珙，特地拜訪白馬將軍來的，煩去通報一聲。』

那兵士看了他幾眼，就叫他暫等一等，還自跑到裏面去了，不多一會，那個兵士回報張生道：

「將軍帶兵剿匪去了，約三五天可回，先生有什麼事，可照營中轉達。」

「讓我留下一封書信，等將軍來了，煩勞你們轉交給他可好？」

「好的。」

於是張生便在馬上作了一封書信，交給了衛兵，便撥轉馬頭，望長安進發。



# 附錄

元 傑

## 會真記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豐容，內秉堅固，非禮不可入。或聞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一，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流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晒之。

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于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族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謂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請天子命，以統戎節，命於軍，軍繇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縑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以孤孽未亡，畏攝幼穉，不幸屬司徒大瀆，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

命女驚驚，一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鬢垂黛接，雙臉漸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禮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

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善終席而罷。張自是而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

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阻，凜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籌調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葭。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爲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發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

待月西廡下，迎風戶半開。拂簷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櫳，有杏花一樹，婆娑可翫。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逾焉，達於西廡，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

紅娘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  
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嚴儼容，  
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托，奈何因不令之  
婢致淫佚之詞，貽以護人之亂，爲義而致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  
欲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  
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菲之詞，以求其必  
至。非禮之動，能不懷心，持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  
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

數夕，張生臨軒獨寤，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微衾獨枕而至，撫張曰：  
「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  
俟。俄而紅娘扶崔氏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  
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蟲蟬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  
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扶之而去。  
移夕無一言。張生辭色而與，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妝在臂香在衣，  
淚光發發然，猶瑩於稻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九韻，  
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  
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

張生常語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成就之。」無何，張生將至

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忿怒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

崔氏甚工刀筲，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其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於豔幽遠，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調。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數於崔氏之側。崔氏隱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惑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衡時羞願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一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音哀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獻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窮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絳報之詞，粗載於此曰：

捧覽來簡，推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擇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親被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君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悵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尚復何言。自夫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笑語，聞者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纏綿，誓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

雖半衾如髮，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惑。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投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屬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曾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待巾櫛，沒有永根，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隨紙鳴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屢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始終不絕。兼奉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繫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獨身遐，拜會無期。臨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

張發其書於所知，錄是時人多聞知。所善楊巨源好屬辭，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

微月透簾櫳，螢光度屋空。遙天初縹渺，低樹漸葱蘢。  
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澠銷垂薄霧，環珮響輕風。

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  
 珠璣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斂行彩鳳，羅掖掩丹虹。  
 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遊維城北，偶向宋家東。  
 戲調初徵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輝影動，迴步玉塵蒙。  
 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鸞鶯交頸舞，翡翠合歡籠。  
 眉黛羞頻聚，髻朱疑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  
 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絲鬆鬆。  
 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縷縷意難終。  
 曼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遇合，留結表心同。  
 啼粉流清鏡，殘燈遠暗暈。華光猶冉冉，旭日渐曛曛。  
 乘鶯遠歸路，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  
 暮暮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遠浦，清漢望歸鴻。  
 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冲。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禳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哀嬌寵不爲  
 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割之劓，撲萬乘之國，其勢甚厚，  
 然而一女子敗之，瀆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信，不足以啗妖孽，是用  
 忍情。於是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禳經其所居，乃

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

棄擲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

# 52-

222147



編者：任蒼厂

發行者：經緯書局

上海海寧路942弄高寺里

發行人：王元規

實價：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